

# 《九莲灯》【四本】

## 主要角色

单洪：小生  
田翠兰：旦  
闵远：小生  
单有缘：老生  
单彩屏：旦

## 情节

晋时宰相何道安（前本作贺道庵）与史后有隙，遂与太监同谋，雇人装刺客冒称史侄，诬捏史后主使。闵觉审问刺客，虽未得口供，然对何道安之奸佞，则知之甚悉。故上参何道安。惜晋君不明真相，反下闵觉于狱。闵觉入狱后，自分必死。乃派其家人傅奴，往告其妻，劝彼等远逃避难。其妻闻信后，不肯远逃，反令傅奴帮同其子闵远至京都，营救闵觉。途中宿一古庙，夜半火判显灵，示意傅奴，谓闵觉被押之南牢，将遭大火，闵觉必被烧死。若欲救主人，必至昆仑莲花山仙果洞道德真君处，求取九莲灯，方得有效。傅奴救主心切。乃由闵远独自赴京，已则单独冒险，求取九莲灯。二人分手后。闵远一日因病倒卧单有缘门旁。单有女彩屏，夜梦猛虎扑门，似是吉兆，遂将闵远迎入家中，代为治疗。后单有缘见闵远人才出众，乃令与其子单洪，结为金兰。清明之日。单有缘同彩屏上坟插柳，被田尚书之子田松看见，遂托人强来求婚。单有缘畏田松势力，极端为难。单洪武艺高强，遂定计伪装其妹，嫁至田家，好将田松杀死，乃令其父妹同闵远先行远逃。为途中方便计，并令其妹与闵远结婚。惟田松将单洪接至其家，将入洞房前，忽患重病，不得已由其妹田翠兰代入洞房。单洪发现并非田松而系其妹，其妹谓恪于礼俗，未便再与他人结婚。二人遂弄假成真，但虑翌晨被其兄发现，必生问题，二人遂相偕逃出。至其乳母之妹家中暂住。傅奴往仙果洞求九莲灯，例须经过阴阳界，即阴间与阳间之分界处，有各种鬼神把守。且在途中，有种种危险及艰苦。傅奴救主心切，一切不顾，终得和合二仙等之助，安抵仙果洞，面谒道德真君。真君怜其真诚，遂允令仙子带九莲灯下凡间。适皇后产生太子。晋王大赦囚犯，十帝阎君，奏请玉帝，谓囚犯出狱，必又扰乱治安，玉帝乃令火德星君，将狱起火，烧死囚犯，闵觉自在其内。因仙子将九莲灯悬于闵觉处，得以无事。监狱官报知晋王，认为系有神保护。晋王大悟，遂将闵觉放出，官复原职。闵觉虽赖傅奴之求得九莲灯，得不烧死，但傅奴并不知晓。在求得道德真君允派人送九莲灯后，即又照原路返回。经过阴阳界，又至曾经住宿之寺中。寺僧感其忠诚，告以前往京都，必经过某地。该地黄雄作乱，恐有危险。乃教以武艺，并授一镔铁剑，以防不测。又单洪自与田小姐逃出后，暂避其乳母之姨陈氏家中。为访求其父及闵远起见，单洪乃留田小姐于陈氏家中，独自登程。单洪至京都时，闵远已与其父闵觉见面，适遇皇家开考，单洪及闵远各中文武状元，晋王即令二人挂帅往平黄雄之乱。第一仗告捷，惟因黄雄困守山中，不肯外出。晋营中粮食不足，不得不向朝中请粮。而田小姐避留之处，又因黄雄之乱，地方不靖，遂与乳母及陈氏远逃。途中被兵冲散，只田小姐与陈氏宿一店中。店主之子，因窥田小姐美，欲逼成婚。适乱兵至，将店主全家杀死。但又将田小姐抢走。适傅奴行至该地，见田小姐情形，定系被抢，遂将贼首杀死，救出田小姐。田小姐即认傅奴为义父，约定同行赴京。又巧遇闵夫人正由原籍晋京，主仆互遇，喜出望外，遂一同晋京。黄雄困守山中，贪恋酒色，其部下某，向单洪投降。单洪遂乘机将黄雄杀死，凯旋而归。于是单有缘与单洪、田小姐及闵远与单小姐等，均得晤面。时田小姐之父田令孜正为宰相，由田小姐向其父叙述经过，田、闵两家，由是合好。并一同奏请晋王诰封傅奴云。剧中穿插细节甚多，为省篇幅，仅述其梗概如上。

## 注释

本剧剧情，与《粉宫楼》相同。惟《粉宫楼》剧，只系本剧之一部，仅至闵觉审问刺客未得真实口供即止。本剧共十本。按此剧本原为十二本，惜稍有遗失。好在内容情节，尚可连串。兹先行付印，日后若能找得，当再补足也。

## 根据《国剧大成》第五集整理

### 【第一场】

（单有缘上。）

单有缘（西皮摇板） 恶贼动怒施强暴，

险些老命赴阴曹。  
 不是随机行计巧，  
 插翅难飞无处逃。  
 回到家中说知晓，  
 我对姣儿说根苗。  
 我儿快来！  
 (白)  
 (闵远、单洪同上。)  
 单洪 (西皮摇板) 忽听外面语声高，  
 (白) 啊，爹爹。  
 (西皮摇板) 爹爹惊慌为哪条？  
 单有缘 (白) 哎呀，儿吓！那恶贼田松把为父请去，他言道他家老爷当初与为父作下亲事，  
 将你妹子许配与他。为父说道焉有此事。那恶贼吩咐家丁要打为父，是我舌辩  
 假意应允。那恶贼言道，勒逼本月初八就要迎娶过门。你我父子乃是安善良民，  
 岂与狗党奸臣做亲？因此急急回来告诉我儿，早定良策才好。  
 单洪 (白) 呀！  
 (西皮摇板) 听罢言来气满胸，  
 紧皱双眉虎目睁。  
 咬牙切齿只发恨，  
 单人独自杀田松。  
 某家本有英雄勇，  
 今朝岂肯把贼容！  
 单有缘 (白) 儿吓！  
 (西皮摇板) 我儿要去杀奸佞，  
 事要三思方可行。  
 奸贼府中势力重，  
 他有威权莫当轻。  
 单洪 (白) 爹爹！难道罢了不成？  
 单有缘 (白) 为父的不叫你前去，因为贼子强盛，不是他人对手。纵然把田松杀死，人命关  
 天，非同儿戏。他父闻知，只恐你我一家性命难保。你妹子乃是年幼弱女，若  
 有疏虞，她的终身无靠。为父的纵然一死，也是不得瞑目的了。  
 单洪 (白) 爹爹莫非是情愿把我妹子给他作妾不成？  
 单有缘 (白) 哎呀，却叫我如何是好？  
 (单有缘哭。)  
 闵远 (白) 义父、贤弟休要着急，我有主意在此吓。  
 单有缘 (白) 贤侄有何妙计？  
 闵远 (白) 我想田松虽然刁恶，难道就不明大礼？待义儿前去与他面讲，料他看在我父与  
 他父俱是一殿之臣，必不肯行此霸道之事。  
 单有缘 (白) 贤侄休得妄想。田松为人万恶，你若前去认亲，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闵远 (白) 义父高见不差。必须想一个万全之策方好。  
 单洪 (白) 兄长后面歇息。  
 闵远 (白) 我看此事怎生得了！  
 (闵远下。)  
 单洪 (白) 哎！  
 (单洪叹气。)  
 单有缘 (白) 哎呀！  
 (唱) 仰面朝天把气叹，  
 秉性忠直心最虔。  
 一念弥陀行方便，  
 吃斋念佛奉经编。  
 为何行善遭凶险？  
 倒有非灾起祸端。  
 左右为难无计算，  
 (白) 也罢！

单洪 (唱) 不如一死染黄泉。

单洪 (唱) 爹爹休得行短见，  
为儿自有巧机关。

单有缘 (白) 爹爹！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儿倒有一计。

单洪 (白) 我儿你有何妙计？

单洪 (白) 初八日那田松来娶，待孩儿用那移花接木之计，管叫这狗子死在刀下丧命，要杀他个鸡犬不留。若到初八日他来迎娶，孩儿扮作妹子模样上轿混入洞房，趁势杀他个干干净净！

(西皮二六板) 移花接木策上方，  
男扮女妆作新娘。  
若能身入相府往，  
管叫田松一命亡。  
虽然结下冤仇网，  
闯出龙潭再商量！

单有缘 (白) 儿计倒也不差。只是你杀了田松，纵然闯将出来，地方官岂干休？定然前来捉捕拿获，你我父子如何脱身吓？

单洪 (白) 爹爹且请放心。孩儿自有主意。我去杀贼，爹爹同妹子、义兄打点细软东西，先迁往长安。孩儿杀了田松闯出相府，随后必然赶到。如若到了京中，隐性埋名，保管平安无事。

单有缘 (白) 你妹子乃是闺中幼女，如何同义兄一路迁走？依我主意，倒不如将你妹子配与玉良兄长。

单洪 (白) 爹爹之言，正合儿意。事不宜迟，今朝就是黄道良辰，正好拜堂。

单有缘 (白) 好。快把你兄长请来，与他说明。

单洪 (白) 儿遵命！

(单洪下。)

单有缘 (笑) 哈哈！

(唱) 将女许配闵公子，  
定受荣华挂紫衣。  
今朝就是黄道日，  
正好与女配佳期。

(单洪、闵远同上。)

闵远 (白) 走哇！

(唱) 义父呼唤事有急，  
即进房中问端的。

(白) 义父唤儿前来，有何吩咐？

单有缘 (白) 老夫有件大事与你商议。

闵远 (白) 不知何事？义父请讲。

单有缘 (白) 非为别事与你商议，情愿将小女彩屏许配与你，未知意下如何？

闵远 (白) 义儿前恩未报，后恩又来，实实感恩不尽。只得遵命。

单有缘 (白) 我儿同闵公子更换新衣，为父去到后面对你妹子说明，即速梳妆打扮同拜花烛。

(笑) 哈哈！

(单有缘下。)

单洪 (白) 摆齐香案，与你小姐今晚花烛。

单院子、  
四单家丁 (同白) 遵命。

(众人同下。【吹打】。闵远下。摆香案。奶母、二丫鬟扶单彩屏同上。单洪、单有缘扶闵远换衣服同上。【吹打】。拜堂。)

单有缘 (白) 安童，赞礼上来，吉言多讲。

安童 (念) 一块沉香木，雕成一马鞍。新人往上走，步步保平安。

(【吹打】。拜堂。单彩屏、闵远同下。)

四单家丁、  
安童 (同白) 奴才们与员外叩喜了。

单有缘 (白) 大家同喜。赏尔等酒肉，每人赏银四两。

四单家丁、  
 安童 (同白) 多谢员外爷。  
 单有缘 (白) 后堂备宴，大家同饮。  
 四单家丁、  
 安童 (同白) 多谢员外！  
 请！  
 (众人同下。【牌子】。)

## 【第二场】

(二丫鬟、单彩屏、闵远同上。)

闵远 (唱) 绣户之内偷睛看，  
 小姐果然似天仙。  
 双双送入洞房内，  
 合欢交杯喜气添。  
 风流俊俏无比见，  
 姣娆体态貌非凡。  
 看罢暗暗将头点，  
 含羞带愧坐灯前。  
 低言悄语呈笑脸，  
 学生玉良讲根源：  
 只为田松生妄念，  
 平地风波起祸端。  
 令兄巧定移花计，  
 打扮新人把贼瞒。  
 令兄若得见贼面，  
 与他仇深海样般。

单彩屏 (白)  
 (西皮正板) 呀！  
 闻听此言长气叹，  
 娥眉紧皱带愁烦。  
 悄语低声来相唤，  
 未曾讲话先羞惭。  
 终身大事非凡比，  
 莫把姻缘当偶然。  
 公子途中把病染，  
 才得今晚配良缘。  
 迁灾直奔长安转，  
 吉凶祸福任凭天。  
 命中若不遭颠险，  
 自有神佛垂鉴怜。

闵远 (唱) 但愿夫妻随心愿，  
 小姐言词理当然。  
 二人共谈天色晚，

二丫鬟 (同白) 天已晚了，小姐公子安歇罢。  
 (二丫鬟同出门，同下。单彩屏笑。)

单彩屏 (唱) 终身大事同安眠。  
 (闵远、单彩屏同下。)

## 【第三场】

(安童上。)

安童 (白) 俺，安童。奉了员外之命，预备大车两辆，将所用之物，俱放在车内，待等半夜小姐与公子上车，带领使女、丫鬟先行，诸事俱已齐备。

有请员外爷！

(单彩屏、闵远、四单家丁、单院子、二丫鬟、奶母、单洪、单有缘同上。)

单有缘 (白) 安童，诸事预备停当？

安童 (白) 俱已停当。

单有缘 (白) 好。

二丫鬟 (同白) 启员外：收拾金银珠宝细软之物，财帛等件，俱已放在皮箱之内。

单有缘 (白) 好。诸事齐备，庙院田地，俱派老掌家经管。你员外若是回来，尔等俱是有功之人。馀者金银大家分散，千万不可争吵，事要公平。

四家丁、

单院子 (同白) 员外吩咐，奴才们各守本份，不敢违命。

单有缘 (白) 姑爷、姑娘带领使女丫鬟仆妇人等，先行两日。

哎呀女儿吓，我打发你兄长随后赶到。

(闵远、单彩屏同悲叹。)

闵远、

单彩屏 (同白) 哎呀！

单有缘 (白) 大家且莫声张。看天色已交初更，大家悄悄上车，赶路了哇！

(二车辆同上。单有缘哭。)

单有缘 (白) 哎呀！

(唱)  
一家骨肉悲声惨，  
点点珠泪洒胸前。  
忙上车辆把路赶，  
离乡分别迁长安。

(单有缘、单彩屏、闵远同哭。)

单有缘、

单彩屏、

闵远 (同白) 哎呀！

(【急急风】。二车辆、闵远、单彩屏、二丫鬟、奶母同下。单有缘、单洪同下。)

#### 【第四场】

(【吹打】。四青袍、四田家丁、丑院子、轿夫同上，过场，同下。)

#### 【第五场】

(单洪改扮女妆上。)

单洪 (西皮正板) 男儿改扮女妆样，  
移花接木灭强良。  
龙潭虎穴独去闯，  
何惧势重与虎狼。  
身带利刃斩贼党，  
谅他难逃五阎王。

(单有缘上。)

单有缘 (白) 走哇！  
(唱) 耳旁远听言声响，  
慌忙走进到上房。

(单有缘进门，看。)

单有缘 (笑) 哈哈哈哈哈！

单洪 (笑) 哈哈哈哈哈！

单有缘 (白) 儿啊。你这样打扮，与你妹子一样分毫不差。要是叫为父相认，也认不出来，真假难辨。此去杀贼行刺，必须小心仔细。

(唱)  
为父与你把话论，  
叮咛言语记在心：  
今晚定要加谨慎，

此事关系莫当轻。  
身入虎穴心拿稳，  
难定临期吉和凶。  
但能得便杀贼命，  
速出相府莫稍停。  
急奔前途将儿等，  
竟盼我儿到来临。  
父子无事多侥倖，  
与你妹夫去上京。

单洪 (唱) 爹爹嘱咐儿遵命，  
父亲何用细叮咛。  
非是孩儿英雄逞，  
杀他尸山遍地红。

单有缘 (白) 哎呀！  
(唱) 鼓舞喧天声音振，  
恶贼前来娶新人。

(单院子上。)

单院子 (白) 启员外：花轿已到门首。  
单有缘 (白) 你且回避。待我一人出迎。  
单院子 (白) 是，遵命。

(单院子下。【吹打】。四田家丁各打火把同上，丑院子、轿夫同上。单有缘开门。)

丑院子 (白) 员外爷，开门来，别误了吉时。  
单有缘 (白) 哎呀，小老儿家虽有几个仆妇，乃是乡村工人，不知官宦人家礼路，俱都回避，不敢相见。只有小女一人独坐房中，你等进去，可以打发新人上轿，不可耽误了吉时。小老儿明日前去领席。

丑院子 (白) 员外爷不必嘱咐，我等也尽知员外爷也是无人。有我效劳，何用员外操心。  
单有缘 (白) 是是是。  
丑院子 (白) 家丁们，将彩轿抬进来，搀扶新人上轿。  
单洪 (哭) 喂呀！

(单洪上轿。【吹打】。四田家丁、轿夫、单洪同下。)

丑院子 (白) 员外爷，明日我们再来道喜呀。  
(丑院子下。)

单有缘 (白) 请哪！  
(唱) 哎，好贼呀！  
贼子睡梦还未醒，  
娶了一位恶凶神。  
天理昭彰有报应，  
循环不容随后跟。

(单院子暗上。)

单有缘 (唱) 老院与我带能行，  
认路直奔长安城。

(单院子、单有缘同哭，同下。)

## 【第六场】

(田松上。)

田松 (念) 满堂结彩丰盛，今晚喜气临门。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启大爷：花轿已到门首。  
田松 (白) 搭上堂来。  
丑院子 (白) 将花轿搭上堂来。  
(四田家丁、轿夫、单洪同上。二田丫鬟同上，管家婆上。)

管家婆 (白) 请新人下轿。同拜天地。

(【小吹打】。)

管家婆 (白) 夫妻同拜。同入洞房。

(单洪、田松同拜, 单洪作身移。)

田松 (笑) 哈哈!

四田家丁 (同白) 大爷大喜了吓!

田松 (白) 每人赏银四两。歇息去罢。

四田家丁 (同白) 谢大爷。

(四田家丁同下。单洪、田松、二田丫鬟同下, 同上, 同入洞房, 吃交杯盏。田松吃几杯。【小吹打】。)

田松 (白) 哎呀不好, 我的毛病又犯了。哎呀疼杀我也!

(唱)  
忽然犯了心疼病,  
心如刀挖一般同。  
浑身出汗难擦净,  
洞房花烛万不能。  
丫鬟近前听我论,  
快请我妹子到来临。  
今日犯病甚不幸,  
待等病好把婚成。

田丫鬟甲 (白) 大爷此言差矣。岂不闻俗语说: 新人空了房, 家内定遭殃。大爷纵有病, 今晚须得个人陪件新人才好。

田松 (白) 哎呀是吓。

(田松想。)

田松 (白) 哦有了, 今晚请你小姐到此陪新娘子一夜。

田丫鬟甲 (白) 是。我去请小姐去。

(田丫鬟甲下。)

田松 (白) 哎呀!  
(唱) 指望颠鸾多高兴,  
犯病成亲怕不能。

(丑院子搀田松同下。田丫鬟甲、田翠兰同上。)

田翠兰 (西皮摇板) 听说兄长把病犯,  
恐他无福配婵娟。  
请我去把新人伴,  
兄事妹替理当然。  
丫鬟引路莫迟慢,  
一直来进洞房前。  
进门睁睛仔细看,  
与他交杯喜气添。  
走近前来将身站,

(田翠兰看。)

田翠兰 (白) 呀!  
(西皮摇板) 风流俊俏美容颜。  
(白) 嫂嫂, 我有话告诉与你呀。  
(西皮正板) 三月清明致坟前,  
遇见家兄路途间。  
看见嫂嫂芙蓉面,  
亚赛西施胜貂蝉。  
因此回家心留恋,  
睡不宁来坐不安。  
无奈用计寄书柬,  
硬强讹诈美姻缘。  
多蒙令尊结亲眷,  
两家情愿把亲联。  
家兄犯病难动转,  
如何匹配美良缘。

单洪 (白)  
(西皮摇板) 叫奴近前来陪伴,  
兄事妹替理当然。  
你我重新拜天地,  
作对夫妻叙心田。  
呀!

田翠兰 (白) 背转身来心暗算,  
假意殷勤把话言。  
原来令兄把病染,  
多感小姐到此间。

单洪 (白) 嫂嫂, 你我都是闺门幼女, 你可有什么心腹之事, 只管对奴家讲来, 不必含羞带愧。我虽是钗裙, 却有侠义之心。你若不愿在我这府中, 我可以送你回家。我兄长不允。自有主意安排。

单洪 (白)  
(单洪叹。)

单洪 (白) 哎!

田翠兰 (白) 小姐说哪里话来。奴家乃是庄民之女, 今作豪门之妾, 岂有心中不愿。但只一件——

单洪 (白) 哪一件?

田翠兰 (白) 我的心中舍不得知己朋友, 故此我忧愁满面。有此心事, 就为此故。

田翠兰 (笑) 哈哈!

单洪 (白)  
(西皮正板) 你是闺中之女, 怎么会有知己的朋友?  
嫂嫂说话不中听,  
此事蹊跷奴不明。  
自从盘古至如今,  
从无闺中有宾朋。  
嫂嫂既然有知己,  
请问令友姓与名?  
始末原由对我论,  
望乞嫂嫂说分明。

单洪 (白)  
(西皮二六板) 哎!  
小姐执意来相问,  
听我细细说其情。  
说起朋友名和姓,  
宦门之子为公卿。  
他父在朝为极品,  
姓闵名觉似水清。  
被人参本来拿问,  
捕入南牢监禁中。  
公子玉良是他子,  
只因救父上都京。  
路过我庄程途奔,  
忽然栽下马能行。  
我父心善救他命,  
一死还阳复转生。  
我二人结拜为异姓,  
胜似同胞一母生。  
今日奴家来到此,  
念念不忘我义兄。

田翠兰 (白)  
(西皮摇板) 呀!  
心中着忙吃一惊,  
腹内展转自思忖。

田翠兰 (白) 且住! 刑部闵觉他的令郎公子玉良, 当初与我父从幼小割了衣衫, 结下姻缘。哪里知道他又病倒在单家庄, 又蒙单员外救活, 又与单门之女结拜义妹。哎呀, 莫非他二人匹配了婚姻大事吓?



- (西皮二六板) 思量展转心不定,  
言来似有弦外音。  
他二人莫非结秦晋?  
一定留恋痛伤情。  
果然要定姻缘分,  
叫奴心中气难平。  
从小我父把亲允,  
停妻再娶事难成。
- 单洪 (白) 哎呀小姐!  
(唱) 因何这样心急性,  
为了何事脸通红?  
莫非你我一样病,  
小姐对我快讲明。
- 田翠兰 (白) 嫂嫂,你说的这些话,真真的把我问住。你我都是一样的病。你要问我肺腑实话,我把头尾对你言讲。嫂嫂你提起这个朋友,并非别人,原来幼小的时节,我父与那刑部闵大人甚是交好,故此才结为儿女亲家,将奴许配闵玉良,至今尚未过门。现今他父奏参何首相,圣上龙颜大怒,故此将他父入南牢。可恨玉良大大的不是,决不该把奴家撇了,又与旁人作了千里的姻缘之好。嫂嫂,你才说是连心的宾朋,我想是与不是?你可将你的旧事情由,怎么结为秦晋,你都对我实实的说了吧!
- 单洪 (白) 小姐容禀。  
(西皮二六板) 小姐在上听我禀,  
贵耳留神听我云:  
我若讲出其中故,  
休要着忙莫担惊。  
休当我是裙钗女,  
性烈刚强名单洪。  
只因令兄行不正,  
欺压善良乱胡行。  
是我一怒把计定,  
移花接木哄恶人。  
假扮新人来到此,  
舍命相持杀令兄。  
不想你兄犯旧病,  
他今躲过这灾星。  
本意真心俱说破,  
看在义兄把你容。  
剑下开恩饶你命,  
即速出去快逃生。
- 田翠兰 (白) 哎呀公子吓!  
(唱) 暂息雷霆休动怒,  
此事还要好调停。  
公子杀他不要紧,  
连我残生活不成。  
望乞宽宏相怜悯,  
只当行善积阴功。
- 单洪 (白) 某家方才言过,我说是看我那妹子之面,认凭怎么,你与我那义兄是未过门的夫妻,故此饶你不死。你那兄长所为之事,你也就未必与他说情。这也不是我自找到他门上,这也是他的恶贯满盈,该当报应。你就趁早快快的逃命,为何只是殃求?不知小姐是何缘故呢?
- 田翠兰 (白) 喂呀!  
(唱) 虽感你不斩饶活命,  
内有一件不相应。

只恐公子改情性，  
 定然要兄命残生。  
 悲悲切切心酸痛，  
 怎不悬挂手足情。

单洪 (白) 小姐，你还是这等的哭泣，看你形相必有缘故，快些讲明。  
 田翠兰 (白) 我且请问公子，那玉良今在何处，安身哪里？  
 单洪 (白) 小姐听了！  
 (西皮二六板) 若是问起闵贤弟，  
 他与舍妹结佳期。  
 弃舍家园离故土，  
 奔往长安把身栖。

田翠兰 (白) 蒙你饶我性命。你令妹配与玉良，望求与你全德始终。  
 单洪 (白) 小姐，我与玉良结拜，神前发下誓愿，若有私心，必遭凶报。小姐举动，我也明白，只当小姐有何难心之事，不必多言，即速逃走罢。再要迟疑，有些不便。

田翠兰 (哭) 喂呀！  
 (西皮摇板) 悲悲切切心惨伤，  
 秋波杏眼泪两行。  
 尊声公子听我讲：  
 都是吾兄心不良。  
 图赖婚姻使讹诈，  
 奴家如何进洞房？  
 妹代兄劳将嫂伴，  
 谁知男扮女红妆。  
 事到临期才说破，  
 却叫奴家羞难当。  
 我今若不归阴往，  
 尔后难免臭名扬。  
 公子不允这件事，  
 (白) 也罢！  
 (西皮摇板) 吾今舍命见阎王。

(单洪拦。)

单洪 (白) 小姐不必行此短见。非是我不应小姐婚姻，小姐你与闵公子有婚配之约，怎能招赘与你。只恐后来落下骂名。  
 田翠兰 (白) 公子你且住口。我且问你：你说义弟要不得义嫂，怎么那闵玉良，如何义兄婚配了义妹呢？  
 单洪 (白) 这个……  
 田翠兰 (白) 公子不必犹疑。奴家的主意已定，趁此先拜了天地，然后好商量脱身之策。你莫当奴家是轻贱之流，我也是万般出在无其奈，才与公子有这样佳期之事。

单洪 (白) 咳！  
 田翠兰 (白) 拜了天地罢！  
 (单洪羞，拜。【牌子】。)

田翠兰 (白) 我与你虽然结为夫妇，但只一件：倘若我兄长明天病好，看破了形藏，那时怎了？不如今晚私自逃出相府，投奔他乡，方为上策。  
 单洪 (白) 此计甚妙。只是难出相府，如何得脱？  
 田翠兰 (白) 不必惊慌。我有一奶母奶公，现在花园后门看守。待我前去与他商量，保管脱身。  
 单洪 (白) 既然如此，快把奶公叫来。我在此等候。正是：  
 (念) 二人定计二人知，  
 田翠兰 (念) 莫要走漏这消息。  
 (单洪自上场门下。田翠兰自下场门下。)

## 【第七场】

(二更夫同上。)

更夫甲 (念) 为人莫打更，  
更夫乙 (念) 打更受苦情。  
更夫甲 (白) 伙计请了。  
更夫乙 (白) 请了。  
更夫甲 (白) 今晚乃是咱们大爷大喜的日子，赏咱们的酒饭，叫你我打更，留神火烛。天也不早了，你我就此走走。

(二更夫同下。)

### 【第八场】

(田奶公上，开后门，带马。单洪、田翠兰、田奶母同上，同上马，同逃下。)

### 【第九场】

(二田丫鬟同上。)

田丫鬟甲 (白) 哎，天不早了，你我伺候新人与小姐去吓。

(二田丫鬟同进门，同惊。)

田丫鬟甲 (白) 哎呀！小姐陪伴新人怎都不见了？快快报与大爷知道。有请大爷！

(四田家丁、田松同上。)

田松 (唱) 心中怀念美姣娘，  
只听窗外闹嚷嚷。

田丫鬟甲 (白) 大爷，大事不好了！

田松 (白) 何事惊慌？

田丫鬟甲 (白) 小姐、新人全然不见。花园后门开放，想是逃走了。

田松 (白) 哎呀！

(西皮摇板)  
听罢言来吃一惊，  
越思越想甚奇情。  
头昏心慌站不稳，  
霎时心血往上腾。

(田松吐血。)

田松 (白) 忽鲁鲁鲁鲁！

田丫鬟甲 (白) 了不得了，大爷心疼病又犯了。大家搀扶后面调养罢。

(四田家丁同搀扶，田松昏。)

田松 (白) 哎呀，疼死我也！

(众人同下。尾声。)

(完)